

军营花烂漫

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印

部队文艺丛书

军营花烂漫

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

学空军航空兵一师

报告文学集



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印

一九七八年十月

目 次

征途上.....	郭明效 (1)
坚实的脚印.....	张东辉 何家聪 (21)
格拉斯昂之歌.....	谢维耕 崔亚楠 (37)
独龙江水长.....	尹瑞伟 (50)
探宝记.....	丁光洪 (63)
多练几手.....	王立江 (78)
洗衣班里的哈尼姑娘.....	欧阳之德 (91)
丫口雪莲迎风开.....	孟昭恺 (109)
“小兵班”的故事.....	杨大镇 (124)
攻关不止.....	吴继芳 (139)
“计委”主任.....	梁正贵 (151)
后来者.....	罗邦武 (164)

封面设计：王天任

征 途 上

郭 明 效

辙 印 和 脚 印

大雨哗哗下。前边，推土机轰隆隆响着在开路，汽车队跟在推土机后边行进。车轮轧过那新开辟的松土，两道深深的辙印，一会儿就变成两条小河，淌着黄泥浆水。车辙越轧越深，后边的车子没法通过了，车下的泥巴托住了前、后桥和大梁，车轮悬空旋转，搅动得泥浆飞溅。

“同志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革命的硬骨头，要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决不被困难压倒！”

路边有一个红光满面、上了年纪的人，在鼓动战士，在指挥战士们用树枝垫路，在指挥车辆或开或停。这人就是三五四〇八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张三偶。他满身泥水，两脚陷在推土机推开的松泥中，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

路中间，两道深深的辙印。路边，一片深深的脚印。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人们叫做急造便道。其实，这所谓的路，是不能算做路的，车队不过是在没有路的山坡上、河谷中、丛林里越野罢了。

前面要爬一个山坡。每台车辆都上了防滑链条。汽车吃力

地鸣叫着，车头朝天，好象要用两脚直立起来似的。在驾驶室里看出去，只见雨雾茫茫的天空，看不见路面。张三偶在车前挥着手臂，给车辆指引道路。防滑链在黄泥中滚了几圈，失去了作用。坡又陡，又打滑，汽车上不去。张三偶让车辆停下来，他到前边和施工单位联系，用拖拉机把汽车一台一台拖了上去。

下坡的时候，因为坡陡路滑，一边又是看不到底的深沟，坐在车上的人感到心怯，有些新驾驶员不敢开。张三偶又下车指挥。有些路段，不得不在车子的后边拴两条大刹绳，驾驶员和工人一起，几十个人拉着绳子，象拔河那样，把汽车放下坡去。有个战士说：“今天流了三身汗：出发时热得一身汗，上坡时累得一身汗，下坡时吓得一身汗。”

有时，车队沿河滩前进，半天路程涉水七十二次。有的车辆，因为河水淹了排气管，停在河水当中。这时，张三偶就指挥用岸上的汽车拖，一台车拖不动，两台车拖。

转弯的地方，汽车要打三、四个倒车，才能转过去。会车的时候，车队往往要倒退七、八百公尺，才有一个地方可以错开车。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几公里。有一次，一百零三公里的运输任务，一趟往返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团的同志们，整年就是和这种不能算路的路打交道。

前边还有更难走的路程。张三偶让车队停在一个施工点上，把车上装的四吨物资卸下来两吨，让车辆半载通过，把两吨物资送到目的地后，再返回来把卸下的两吨物资装上，再跑一趟。

这样的路程，自然经常会赶不到宿营点，战士们就三块石头垒个灶，架上洗脸盆自己做饭。车箱上，驾驶室里，就是战

士的宿舍。正式的宿营点又是什么样子呢？是施工单位专门为运输单位搭的油毛毡房，里面很潮湿，蚊虫又多，但是总比住在汽车上强多了。晚上，战士们围着张三偶政委，听他讲战斗故事。

张三偶是来自太行山的老战士，1945年7月入伍。1947年，为配合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太行子弟兵组建了第九纵队，在陈庚同志统一指挥下，南渡黄河，转战豫西，逐鹿中原。最使张三偶难以忘怀的是在伏牛山中连续四十天的“牵牛”作战，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夜晚，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天上有敌人飞机扫射，身后有敌人第五兵团尾随追击，新区人民群众都跑了，部队要自己推磨磨谷子才能吃到饭。还有在淮海战役中，连续七天七夜的战壕生活，冰封雪飘，寒风凛冽，一天只能吃两次高粱面疙瘩……

张三偶给战士们讲这些战斗故事，讲的是亲身经历，听起来格外真切。我军那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惜牺牲，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深深地印在战士们的心中。那个说吓出一身汗的战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有一次，车队到了一个施工点的接待站，已是傍晚时分。前边还有二十公里便道，战士们看到政委几天吃不下饭，知道他有胃绞痛、肠梗阻的老病，怕他的病发作，硬要把他留下：“政委，你相信我们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卸了货很快就返回这里。”

副教导员郑怀义说：“再往前，车队要分散开往各个施工点，你要跟，也只能跟一台车。还是留在这里吧。”

张三偶留下了。他把战士们的住处、饭菜、开水准备好，等待战士们完成任务归来。他的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就象在

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夜间，战士们冲上去了，在一片激烈的枪声中，指挥员耽心的是能不能突破敌人前沿阵地，能不能拿下敌人的碉堡，连队战士伤亡如何？真是坐立不宁。这时，张三偶就是这样的心情。他站在路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雨衣上淋下的水，浸湿了裤脚和鞋袜，他也不觉得。忽然听见前方汽车的响声，他高兴了。山脚拐弯处亮起了两道白光，仿佛是报告战斗胜利的两发信号弹，他丢掉烟头，迎接胜利归来的战士。他指挥战士停好车，让战士去吃饭、洗脚、休息。

“这车子？……”战士们犹豫着。

张三偶说：“你们放心休息吧，看车子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人。”

他安排的人，就是他自己。他又点着烟，一边等候未到的战士，一边看守已到的车辆。当他抽完一盒烟，迎接上最后一台车时，他看了看表：已是深夜三点钟了。

对于执行任务深夜归来的战士，领导干部迎接在路口，几句关怀体贴的话语，是多么感到温暖啊！

张三偶问了途中情况，慰问、鼓励了战士们，让他们去休息。

“政委和我们是心连心啊！”

两个并肩走着的战士说的这句悄悄话，被张三偶听见了。他感到心中一阵热。这是战士对于干部的鼓励，也是战士对于干部的要求。张三偶想：干部跟车上路可是个重要问题啊！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你只要往战士跟前一站，对战士就是鼓舞，就是政治工作。

回来后，张三偶和团长交换了意见，又在党委会上提出来，党委作了个决定：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经常要有三分之

一的人跟车上路，把工作做到现场，做到车上，做到路上。

严 和 爱

“治军要严。”党委副书记、团长高金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高金旺对部队要求得严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些战士有点怕他。早在1971年开建团授旗大会的时候，团长翻了一下干部和各分队报到的介绍信，团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有五十一份。他笑道：“我们干脆叫五十一团好了！来自五十一个团以上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林彪、“四人帮”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象瘟疫一样流行传染。部队有的战士说：“你连长、指导员算个啥？还想管我，省委书记我还拉出来批斗过呢！”干部管理部队被说成是“管、卡、压”。条令废除，纪律松弛，事故屡出。高金旺说：“这还了得？我不管你什么管卡压，就是要大胆管理。”政委张三偶、参谋长刘宜然支持他。他调查了部队行政管理的情况，向党委提出要整顿部队。整顿中表扬了一批好的单位和个人，惩处了一批违犯纪律行车肇事的人。高金旺伏身桌上，写了几天，总结了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起草了一个关于加强行政管理、预防事故的文件，共十六条，下发连队执行。从此军威大振，邪气下降，正气伸张，事故减少，高金旺的严厉也出了名。

高金旺有个习惯：爱到连队转。除了跟车上路、下连代职、带工作组蹲点外，平常一有空就到了连队，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找这个问一问，找那个谈一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驾驶员说：“不怕检查站，就怕团长跟前站。”的确，团

长站在你面前，你别想打马虎眼，他一眼就看出了你工作质量的“砂眼”和“漏油”处。

有一天，高金旺又在连队转。在一个班的宿舍，他发现一个战士竟然把织花绸子被面缝到了被子上，叠得齐齐整整放在铺上，被子上还摆着一对花枕头，十分刺眼。高金旺看到就生气了：“把你们连长、排长叫来！”

连的、排的干部来了。

高金旺说：“你们连长、排长是怎么当的？这里是连队住地还是要新媳妇的新房？”

连长红着脸解释：这个战士很快要退伍离队，欢送会已经开过了。

“不行，他一天没有走，就得按战士的要求生活一天，你们当干部的就得更严格管理一天。”

连长说：“教育教育，让他把花被子收起来。”

“不行。开现场会！让大家来参观。”

开现场会的时候，高金旺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要认识到，白天穿着绿军装，晚上盖着黄军被，这是很光荣的，它使我们想到祖国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离开了部队，也不要忘记这种光荣，不要忘记你是部队这个大学校毕业的战士。”

讲得那个战士低下了头，流出了眼泪，痛心地承认错误，收起了花被子，换上了黄布军被。

战士们参加了现场会，说：“我们的团长真严厉啊！”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团长在党委会上汇报这件事情时，痛心地检讨了自己。他说：“这说明我们管理教育工作不扎实，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没有在战士思想上生根。”

高金旺对战士严，对干部也严。一个营长，跟车队上路，

因为兄弟部队的驾驶员超车，违犯交通规则，他骂了兄弟部队的战士。高金旺知道了，气得心中冒火：

“这是什么作风？干部是这样，怎么能把部队的作风带好？”

营长向他检讨，承认错误。

高金旺说：“你向我检讨不行。这是有关友邻团结、政治影响问题，你骂了什么人，你去向什么人承认错误。”

他亲自带上这个营长到兄弟部队去陪礼道歉，作自我批评。

高金旺常说：“严格要求，是对部队的爱护。松松垮垮，就害了部队。”

每逢部队发生事故，高金旺都感到十分痛心。1976年，八连连续发生几起重大事故。这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可是1977年第一季度，仍是不断发生碰车、挂车事故，每次执行任务，都没有干净利索地回来。后来又翻了一台车。战士受处分的多，干部害怕带车队，老驾驶员害怕保险学员，部队情绪低落。高金旺心情沉重地对政委说：

“‘四人帮’被粉碎了，八连还是有这么多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得去摸一摸，不能看着让战士们犯错误受处分，不能让一个连队这样垮下去。”

政委说：“我同意。八连连长不是要参加团里集训学习么，你就去代理连长。”

高金旺到八连代理连长，立刻发现：原来团里规定的安全措施，一日行车要求等规章制度，早因“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变成了废纸。干部对部队管理不严，职责不明。战士作风稀拉，“歪戴帽子敞着怀，水壶挂在边门外”。高金旺亲自带领

车队上路，在执行运输任务中，严格按规章制度要求部队。出车前摸人员思想底、技术底，摸车况，不带故障上路。连里干部明确分工，各司其责。行车途中按规定保持距离，不准开快车、超车。前车指挥后车，后车监督前车。转弯时他站在弯道处检查，看战士们是否作到了减速、鸣号、靠右三件事。到站时先检查车子，恢复车况，再吃饭、休息。人员要有组织地进行活动、学习，不准分散乱跑。离站时做到卫生、整齐，检查群众纪律。回营后总结、评比、表扬、批评。

开始，战士们对这样严格的约束很不习惯。完成任务后，战士们高兴了，说：“团长带车队，没有出事故，我们不受处分了。”驾驶员钱德华说：“团长要是早来代理连长就好了，象这样严格要求，我也不会翻车受处分了。”

每天早晨，高金旺都起得很早。当嘹亮的军号吹响时，他已经在各连队转了一圈，看看这个连队起床、集合的动作，问问那个连队有没有病号。有一天早晨，他看见一个连队的伙房没有灯光。他们今天要吃什么早饭啊？为什么炊事员还没起床做饭？可是当他走近伙房时，听见切菜的响声，看见灶膛里火苗正旺。

“小鬼！怎么不开灯啊？”高金旺问。

“灯泡坏了。”

“为什么不再领一个？”

“提了几次，连里没有解决。”

那是四害横行的日子，市场上买不到灯泡。

在吃早饭时，高金旺指着连里干部手中的饭碗说：“你们知道这饭是怎么做熟的吗？伙房没有灯泡，你们就看着不管？有困难为什么不找团后勤处解决？”

高金旺让机关的同志给送去了灯泡。老一些的战士，了解高金旺，都尊敬爱戴他。他们说：“团长的为人就象核桃，外表严峻，甚至有点硬，却有一颗香脆的好心。”

高金旺自己有这样的体会：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各项任务的完成，最终要靠群众的实践活动。作为领导，就要关心群众生活，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只有不脱离群众，才知道群众的疾苦。只有生活、实践于战士当中，对战士感情才深。有一次，高金旺跟车队上路，夜间和战士一起睡在那低矮潮湿的牛毛毡棚中，第二天早晨捆背包时，感到被子湿漉漉的。腰部隐隐作痛，风湿的老毛病是否发作了？高金旺看战士们：一觉醒来，辛劳疲惫一扫光，个个精神抖擞，活虎生龙。他想：战士们年轻，在这潮湿的地方睡觉，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天长日久，会不会把身体搞坏？到他们年纪大时，会不会表现出风湿、腰腿痛这些毛病？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在党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党委决定，给每个战士解决了一块羊毛毡，执行任务时防潮御寒，调动、退伍时列入移交。

又一次，他看见一个战士从连队跑到机关的开水炉边打水。他问：

“小鬼！你们连没有烧开水吗？”

战士回答：“开水炉坏了。”

高金旺到每个连队走了一下，检查了所有的开水炉，原来坏的不止一个，有的虽然还能用，寿命也不长了。他知道驾驶员一天要流多少汗水，他了解汽车连队开水炉的重要性。在党委会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开支了不大一笔经费，让修理连为每个基层单位做了一个开水炉。

团里为干部、战士修建了澡塘。可是高金旺发现有的战士要去很远的县城洗澡。一了解，原来因为汽车部队出差多，回来时又参差不齐，有时烧一池水没有人来洗，有时战士们来洗澡了，大池没有水，盆池又少，等的时间长。有时放了一大池水，前边的驾驶员洗了，风尘油渍，几个人染脏了一大池水，后边回来的人不愿意洗大池。高金旺想：驾驶员长年奔波在外，营房毕竟是战士的家啊！回到了家，连个澡都洗不上吗？他考虑澡塘修得不适用，经党委同意，又改建了澡塘，能保证全团战士、干部满意地洗上澡了。

为了搞好战士的伙食，团里给每个连队修了猪圈。为了解决猪饲料，团里又建了一些烤酒、磨粉的作坊。汽车部队老兵多，运输任务繁重，常常有战士主动放弃探亲假的。春节农闲，有很多战士家属来队探亲。连队干部把房子腾出来，会议室也住上了人。有的战士家属住在汽车上，战士说住的是“解放大楼”。团党委决定给各营盖了一栋战士家属房，配备了必要的营具，专门作为战士家属来队探亲的宿舍。这些事情，党委成员都是很热心的。因为每个党委成员，都曾经和战士共同坐在一个驾驶室里，在雪山林区寒气袭人的冬夜里，共披过一件大衣。汽车受阻，在西双版纳竹林中过夜时，他们和战士共饮过一个杯子接来的雨水。汽车抛锚时，他们和战士一样，满手黑油，满身黄土。他们和战士共同战斗，共同生活，所以对战士的欢乐疾苦十分敏感。

吊耳和掉耳

车队在横断山脉中行进。前面一台车停着。代理连长高金

旺也让自己坐的这台车停下来，跳下驶驾室问：

“小鬼！怎么抛锚了？”

“油路有毛病，漏油。”

“为什么会漏油？”

“出发前没注意。”

高金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坐上车继续前进。走着走着，前边又有一台车抛锚，仍是出发前没注意。

高金旺在一个弯道地方下车，站在路边检查，看驾驶员是否遵守转弯的交通规则。车辆一台一台通过了，驾驶员都能够做到减速、鸣号、靠右。高金旺很满意。可是，后边应该还有一台车，好久还是没过来，不用问是掉队了。高金旺又等了一会儿，那台车来了。车速很快，转弯也没有减下来。一眼瞥见，驾驶员的脸上还有一抹黑油腻。高金旺想，这些都是事故苗头：出发前不注意车况，路上抛锚、修车，掉了队，然后开快车赶队……

高金旺代理连长跟车队跑了一个多月，深深体会到保持车况良好的重要性。车况不好，就不能顺利完成任务，又容易发生事故，耗油又多，还影响驾驶员的学习、休息。他向部队作了报告，大讲保持车况良好的重要性。他带领八连的干部、战士，对全部车辆，全面地进行了检查，清洁、紧定、润滑、调整、喷漆，达到了车辆封存的标准。做出了样子，让各连来参观，照样做。各连展开了车辆大检查保养的活动。三连在学习八连的基础上搞得更好，更彻底，把钢圈都除了锈，喷了漆。高金旺看了更为高兴。他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呢？他又组织各连到三连参观，提高了全团车辆保养质量。

有一次，高金旺端了个茶缸，转到七连车场，见两个战士在检查车辆。

“小鬼，你的车子保养得怎么样啊？”

战士回答：“这台车已经行驶了四万多公里，没有出过大问题。”

高金旺放下茶缸，伏身车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不是搞技术出身，可是多年来给汽车打交道，处处留心，时时学习，对于汽车管理、组织指挥这一套可以说是摸熟了。对于维修保养、甚至机械上的一些问题，他也可称得起半个专家。高金旺围绕汽车走了一圈，时时弯下腰来，仔细察看，发现左边的前钢板后吊耳座受到磨损。

“小鬼，这个吊耳座磨成这样了，里边的筒套怕是磨损很严重吧？”

战士取出筒套一看：“唉呀，真危险，想不到这里会出问题。”

“想不到这里……”，这句话引起高金旺深思。是啊，这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几百台车辆，是不是还有没想到这个地方的啊？他立即召开了会议，组织人员对全团车辆的钢板吊耳进行检查，普查结果，有八十九台车的138只前钢板后吊耳座，需要更换。

钢板吊耳在汽车上的作用，好象人的膝关节，整个车架（车箱、大梁等）都通过它依托在钢板上，从而和下边的行动部分连结起来。有的驾驶员保养车子时不注意这里的润滑，里边的筒套磨损严重，销子松动，就进一步磨损了吊耳座。更换吊耳座，特别是前钢板后吊耳座，是很麻烦的事，没有锻工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吊耳座遭到严重磨损又没有及时注意，那就

会进一步磨损大梁，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修理连的锻工们在更换前钢板的后吊耳座。一吨多重的发动机，用吊车吊下来，翼子板也去掉了。一个人抡大锤，一个人扶铆钎，一个人钻到车下从铆钉后边顶着。正在作业时，支车的架子滑动，车头塌了下去，幸好钻在车下的锻工班长孙联喜躲闪得快，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一只耳朵被切掉了。人们把他从车下救出来，见他血流满面，右耳挂在脖子上，只有耳垂那里有一点皮肉连结着，好象吊着一只大耳环。

高金旺听说修理连出了事情，立即赶到现场。孙联喜已经被送往医院了。高金旺问了问情况，看了看塌下去的汽车，心情十分沉重。他想到在大修车辆中，有几道工序，劳动笨重，又不安全。他和战士们一起劳动时，早有这种感觉。就说大修驾驶室吧，他和漆工们一起把驾驶室抬来抬去，走起来碰脚后跟。怎么能减轻一些战士们的劳动强度呢？怎么能保证战士的安全呢？

孙联喜经医生细心地缝合，把耳朵给他接上去，顺利地愈合了。他在住医院期间，接受这血的教训，苦思冥想，设计了一种铆吊耳座用的夹具。用这种夹具把吊耳座固定起来，锻工在铆钉时就方便得多了，不用再钻到车子底下，避免了危险，也不用把发动机、翼子板卸下来了。高金旺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兴奋，说：“我支持！需要花钱找我批！”他让修理连按孙联喜的设计做出来试验，结果提高了工效十多倍，为锻工们解决了一个使人头疼的问题。

通过这件事，高金旺体会到：战士们在生产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技术革新、更新设备的重要性、迫切性。作为领导，就要向战士学习，热情支持他们的合理化建议，热情支持技术革

新。一个项目改革成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改革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试验、失败、再改进、再试验……曲折的过程。要允许失败。党委决定：成立了技术革新领导小组，学习外单位先进经验（也可以说是引进先进技术），收集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几年来，他们更新了几十种维修保养车辆的工具，如半轴钢套拆装机、驾驶室推车、轮胎螺丝拆装机、钢板钢圈除锈机……等等，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二级保养一台车要两、三天时间，现在只要五、六个小时。全团车辆完好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总后要求车辆完好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优选的喉管和优选的思想

全国许多汽车运输单位，运用优选法改进化油器达到节约油料的目的，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汽车一般烧的是汽油。在汽油进入发动机燃烧之前，先要和空气混合，变成雾化状态。汽油和空气混合的比例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标准混合比例是15：1，即十五份空气，一份汽油。比这稍浓一些动力性好，但耗油量大；稍稀一些，节省油料，动力性相对就差一些。什么样的混合比例最好呢（最佳点）？既不影响动力，又能节约油料，这又和运输单位所处的道路、气候等条件有密切关系。高原和平原不同，热带和寒带有很大差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改变一下化油器上的喉管（相应的也要改变空气孔和泡沫管孔），就能达到目的。喉管的大小，直接影响混合气的浓稀（汽油和空气的比例）。多大直径的喉管最适合本汽车团使用呢？这就是优选法要解决的问题。